

编者按

阅读是与世界温柔对话，写作是向内心深情回望。我们曾在文字里见天地、见众生、见自我；也曾将所思所感凝于笔尖，传递温暖与力量。当写作沉淀为更深刻的阅读，当阅读滋养出更丰盈的写作，读写之间便形成了生生不息的循环。这一期，我们在这里相聚，共享读写路上的故事与感悟。

用文字重建心灵世界

□付 钰

我一直相信，真正的阅读从不是单向的接收，而是与作者的促膝长谈；真正的写作也不是孤立的表达，而是与读者的隔空握手。当书页化作滋养生命的水，笔墨便成了渡我过河的舟，在阅读与写的往复循环中，我完成了与世界的对话，也实现了向内心的回望。

犹记得那个黄昏，夕阳斜斜地洒在土墙上。十三岁的我坐在院子里，第一次捧起《城南旧事》，小英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撞进了我的生命。读到她站在骆驼队前学骆驼咀嚼的样子，我仿佛听见了漫漫荒途里的驼铃声；读到“爸爸的花儿落了”时，泪水模糊了字迹，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成长。那个下午，文字第一次向我展示了它的魔力——可以让我穿越时空，感受另一个灵魂的温度。

从此，阅读成了我认识世界的窗口。在余华的《活着》里，我看见了苦难岁月里坚韧的生命，福贵牵着老牛在田埂上缓缓前行的身影，让我懂得了活着本身就是对命运沉默的反抗；在杨绛的《我们仨》里，我看见了寻常岁月里温柔的坚守，一家人在风雨中相互依偎的身影，让我懂得了亲情如何抵御世间寒凉；在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里，我看见了茫茫大海上那永不言败的傲骨，桑地亚哥与大鱼殊死搏斗的身影，让我懂得了人可以被打败，但绝不能被打败。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门，推开它，便是另一番天地。在文字里，我见天地之广阔，见众生之百态，也渐渐照见自己的无知与浅薄。

阅读带来的震撼，若止步于感动，终究是别人的故事。那些年读过的书，像种子一样深埋在心里，等待着破土的时刻。直到我第一次真正拿起笔，不是为了完成作业，而是想记录下外婆讲的旧事。

那是一个初春的雨夜，我坐在窗前，外婆的声音在耳畔回响——她讲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，讲如何在把榆树皮磨成粉充饥的日子里养活五个孩子；讲改革开放，父亲如何揣着仅有的五十元南下闯荡。这些故事在我心里翻滚了太久，我终于决定把它们写下来。当笔尖触到纸面的那一刻，我忽然理解了什么

叫“为故乡立传，为凡人写照”。写外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我仿佛看见了那个年代所有母亲的坚韧；写父亲离家的背影，我仿佛听见了一个时代前进的脚步声。

写作的过程，是对阅读最深刻的反刍。当我学着沈从文用白描刻画细节，学着萧红用儿童视角回望故乡，学着木心用简洁的文字传递深情，我才真正读懂了他们。原来那些看似平淡的叙述背后，是作家对语言千锤百炼的虔诚；那些不动声色的描写里，藏着对人性最深切的体察。因为写作，我学会了带着问题去阅读——这个细节为什么打动我？这句话为什么这样写？如果是我，会如何表达？阅读不再是囫圇吞枣，而成为庖丁解牛般的精读。

读与写就这样在我的生命里形成了循环。读书时，我是虔诚的倾听者，在别人的故事里观照自己；写作时，我是真诚的倾诉者，在自己的文字里安放灵魂。读过的书像流水，不断冲刷着我的思想河床，让写出的文字更清澈；写下的字像舟楫，载着我驶向更深的阅读海域。

更奇妙的是，当我把读写结合的方法带给学生时，教室里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一个男孩读完《草房子》后，写下了自己与爷爷在麦田里的故事，他说：“老师，原来我爷爷的故事也值得写。”一个女孩读完《小王子》后，用玫瑰与狐狸的隐喻，写下对友谊的理解。看着他们在读写中找到自己，我明白了——读写从来不只是技能，还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。

如今，阅读于我，是每日的精神朝圣；写作于我，是例行的内心清扫。在地铁上读几页汪曾祺，看他写故乡的野菜，写昆明的雨，便觉得平淡的生活也有了滋味；深夜批改完作业，写几行日记，把一天的欢喜与疲惫安放于纸上，才能安然入睡。

当我读书时，我邀请无数灵魂来心中做客；当我写作时，我等待有缘人前来相遇。这大概就是阅读的意义，也是写作的真谛——我们得以一次次重生，活成自己向往的模样，去过心之所向的人生。

读写相伴岁月长

□牛 图

在烟台师专读书时，我订下阅读百部中外名著的计划，毕业时竟读完了110部。那时，只要是图书馆里的书，我都一本接一本借来读。同班同学矫健是上海下乡知青，入学前就已读过许多名著，还发表过多篇小说。他常和我聊胶东军旅作家峻青的作品，劝我读一读。我立刻找来《马石山上》《黎明的河边》《胶东纪事》等短篇小说集，一周便通读完毕。

当时，我们学校中文系78级的张炜师兄与一批文学爱好者创办了“贝壳社”，矫健鼓励我们积极投稿。受他影响，课余时间我试着写起了小说。

1981年毕业，我被分配到乡下一所高中担任语文教师。高中课本里节选的峻青短篇小说

《党员登记表》，让我对这位作家崇敬更甚。备课时，我反复研读，梳理情节、剖析人物、提炼主题，把每一处心得都写进教案，精心设计板书。我先后上过三次关于这篇小说的校内外观摩课，每讲一次，都有新感悟。

有峻青的作品熏陶，有张炜、矫健这样的榜样引路，我一边教书，一边写作，扎根生活，积累素材。三年间，我写出5部中篇、40多篇短篇小说。稿子写好后就寄往各地出版社，然而收到的却是一封封退稿信。几年过去，作品始终没能变成铅字，我也开始怀疑：是不是自己没有文学天赋？这条路是不是选错了？

每当迷茫时，我便想起《党员登记表》里机智坚韧的黄淑英，默默告诉自己：别灰心，坚持

下去。阅读与写作，本就是为了充实生活。

后来，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400多字的散文诗《小村的眼睛》，投稿给《烟台日报》。寄出后忙于教学，我便渐渐淡忘了。一天下课，学校文书递给我一张五元稿费汇款单——我的作品竟发表在1993年4月17日的副刊上。那一刻，我欣喜若狂，一张汇款单，让我收获了久违的快乐，也让我明白：写作要立足自身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
我清楚自己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、鞭辟入里的见解、汪洋恣肆的文笔，成不了文学巨匠。可文学园地之所以生机盎然，正因为有牡丹，也有蒲公英；有参天大树，也有无名小草。我愿做文学

书 疗

□母宗美

2017年3月，我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，这个多发于男性、被称作“不死的癌症”的病，意外地选中了我。为了治病，我辗转全国各地医院，还几度被黑心诊所欺骗，钱花光了，药吃了无数，病情却时好时坏，绝望几乎将我吞没。

直到认识了阿莲，我从此踏上写作之路。医院里的治疗是医疗，书本带来的救赎是“书疗”，我靠着这双重支撑，熬过了一个痛苦的日夜。我把“书疗”分享到病友群，可大多数人难以坚持，唯有阿莲，成了最特别的那个。

阿莲是我在西安住院时的病友，通辽人，曾在江浙一带打拼，因病返乡治疗，我们恰好同住一间病房。说起病情，她总是满面愁云。

初到西安的我人生地不熟，得知我想去图书馆，阿莲便主动提出陪我前往。第一次踏进西安市图书馆，我像鱼儿入海，一头扎进书堆畅快悠游。对书本毫无兴趣的阿莲，只能在一旁无聊等待，硬撑着陪我到闭馆。后来她笑着调侃，那天的我，看见书就像饿极了的人看见食物，痴迷得不顾。

我拉着她一起阅读，她也从最初的勉强，到慢慢静下心来翻开书页。我给她讲我的经历：年少辍学，重病缠身，是阅读把我从崩溃边缘拉回来。阿莲听得红了眼，我们同病相怜，在彼此身上看到了相似的挣扎与无助。

我把改变我心态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推荐给她，那些曾救赎我的文字，也一点点照亮了她的世界。阿莲越读越投入，脸上的阴霾渐渐散去，笑容多了，连医生都惊讶她的恢复速度。只有我知道，她的药方里，多了一味叫“阅读”的良药。

原本是我带着她读书，可相处久了，我才发现，她给我的力量远比我给她的多。

我虽爱阅读，却一直不敢提笔写作，总觉得病痛里的情绪太过沉重，文字也满是苦涩，害怕写不好，更怕揭开伤口。阿莲看出我的退缩，一次次鼓励我：“你经历了这么多，心里有那么多

话，为什么不写下来？把痛苦变成文字，痛苦就不再只是痛苦。”

她知道我被病痛折磨得情绪低落，便特意找来史铁生的书读给我听。“你看史铁生，在最该‘狂妄’的年纪突然瘫痪，却在轮椅上用笔和命运对抗，把苦难写成了光。”她捧着《我与地坛》，一字一句地告诉我，苦难从不是人生的终点，写作可以让自己变得有力量，把破碎的日子变得完整。

“你的痛不是累赘，是真实的素材。写下来，既能疗愈自己，也能照亮别人。”阿莲的话温柔而有力量，像一束光，照进我不敢触碰的角落。我曾以为阅读是为了逃避痛苦，她让我明白，写作可以把痛苦化作铠甲。

在她的鼓励下，我试着把住院的日常、病痛的煎熬、心里的不甘与希望一点点写下来。写不下去时，她陪我在图书馆静坐；情绪崩溃时，她用史铁生的故事安抚我；文思杂乱时，她耐心听我倾诉，给我打气。那段日子，我们一起治疗，一起寻味西安街头，一起在图书馆里阅读、畅谈、书写。阅读给我们希望，写作让我们重生。

住院时光转瞬即逝，离别那天，我们都红了眼眶。这趟西安之行，我收获的不仅是病情的缓解，更是阿莲这位知己。临走前，我送她一本《活着》，扉页写着：“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好好活着。”她也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叮嘱我一定要坚持写下去。

分开后，我们天各一方，联系渐渐变少，可她的鼓励，我从未忘记。每当脊柱疼痛难忍、想要放弃时，我就想起她陪我在图书馆阅读、写作的日子，想起她读史铁生的文字时坚定的眼神，想起她那句“把痛苦化作写作的动力”。

时至今日，强直性脊柱炎依旧伴随着我，疼痛偶尔来袭，而我已不是当年那个崩溃绝望的自己。那些一起“书疗”的日子，那些温暖的鼓励，早已刻进我的生命里。我会带着这份力量，一直读下去，写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用文字照亮自己，也温暖每一个在病痛中挣扎的人。

天地里一棵平凡的小草。

此后，我坚持每日阅读名著，勤写随笔，从身边小事落笔，写熟悉的人与事，表达愈加顺畅自然。写好后反复打磨，不再急于发表。我把写作经验融入教学，总结出“写有趣、导有方、练有序、一篇作文反复改”的方法，引导学生由浅入深、以小见大。学生们爱上了作文课，我所教班级语文成绩常年位居全县前列，我也多次获评市县优秀教师、模范班主任，多次执教全市写作观摩课。

如今我已退休，数十年的阅读积累、丰富的教学实践，还有六十余本教学日记，成为我创作的宝库。回望过往，心潮难平，愿余生我能将这些内容整理面世，不负岁月，不负热爱。

在黑暗中与读写相逢

□陈苗青

读书与写作，在我这个盲人的生命里，藏着一段被雨水与温柔浇灌的故事。

我自幼失明，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片黑暗。上学读书更是艰难，普通课本与我无缘，盲文书稀缺又昂贵，一本薄薄的册子往往要辗转许久才能到我手上。可我偏偏对文字有着近乎执拗的渴望。在我心里，书本是我触摸世界的唯一窗口，文字是我看见人间的眼睛。越是难得，我越是如饥似渴，哪怕指尖磨出薄茧，也要把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深深刻进心里。

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午后，暴雨忽至，慌乱中我躲到了一个屋檐下。为了不影店家做生意，我紧紧贴着门口的墙壁站着，安静得像一粒被人遗忘的尘埃。

“进来避雨吧，外面风大。”轻柔的女声飘进我的耳朵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连忙摆手。当我摸着流畅的句子做最后检查时，欣喜溢于言表，我终于明白：阅读是伸手接住光，写作是亲手点亮光。原来文字从指尖流出，被人倾听、珍视，是这样踏实又幸福的感觉。

一封又一封，我越写越顺畅，越写越从容。我渐渐发现，读书与写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。读书是接纳，是用指尖拥抱世界，吸收光与力量；写作是吐露，是把心底的光、生活的暖、黑暗里的温柔，一一捧出来，传递给别人。读写相融，生命才变得完整而丰盈。

我不再只写寄给“姐姐”的信，还写自己的生活，写雨天的潮湿气息，写旧书的温润墨香，写黑暗里的坚持，写陌生人的善意和对世界的热爱。每写完一段，我都会念给她听，她成了我的第一位，也是最忠实的读者。她会认真听每一个字，告诉我哪一句最动人，哪一句可以更舒展，语气里满是真诚的鼓励与欣赏。在她的陪伴下，我越来越敢写，越来越爱写，文字成了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文字被更多人听见、看见，在当地盲人圈子里渐渐有了一点名气，不少人因为我的文字，获得了直面困境的勇气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我才从旁人的口中偶然得知，那个姑娘根本没有住在乡下的盲人姐姐。那一刻，我愣在原地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她用一个温柔的谎言，一场不动声色的成全，小心翼翼地守护了我的自尊，悄悄点亮我手中的笔，把我从一个渴望读书的盲人，变成一个敢于写作的讲述者。

岁月流转，我依然坚持读书与写作。指尖抚过盲文，是与世界温柔对话；笔尖落下字句，是向内心深情回望。

那几天里，我赌气，也自